

宋本《伤寒论》刊行后流传演变简史(续四)

★ 钱超尘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

关键词:宋本《伤寒论》版本;流传;演变;文献考证

中图分类号:R 222.29 文献标识码:A

(上接《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24页)

6.2.3 矩庵发现的《伤寒论》大字本与小字本

1908年有名“坊”或“矩庵”者,发现一部名副其实的真正的赵开美本《伤寒论》,欣幸不已,狂喜过望,乃展纸濡墨,书以题记。题记全文见本文第二节第(一)小节,此段从略。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此书缩微胶卷,原书今藏台北市国家图书馆,著录于该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第131页(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69):“《仲景全书》26卷5册,明万历己亥(27年)海虞赵氏刻本。”书签上写有“仲景全书万历己亥赵清常景宋刻本坊”,谓此书为“坊”所献也。坊所写题记书于“刻仲景全书序”前,即全书最首页。观其笔锋,极为圆润纯熟,读其行文,颇为简洁,盖为深于文精于医者。“坊”又名“矩庵”,其人今已不可考矣!读其题记,当注意以下几事。

第一,清末时期《仲景全书》已成难觐奇珍。矩庵题记云:“亡友宗室伯子祭酒曾悬重金购此本不可得,仅得日本安政丙辰覆刻本。”其下小注云:“近蜀中又有刻本,亦从日本本出。”题记又云,撰于“戊申中秋日戊辰”,考日本安政丙辰三年(1856)后只有一个戊申,即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故知此题记撰于1908年也。悬重金购买《仲景全书》而不可得,可见其时已珍逾拱璧。

第二,日本安政本刊刻不久,流入中国,对中国学者进行《仲景全书》版本之研究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第三,矩庵本得自书贾魏子敏,可能购自书肆。题记云:“今夏从厂贾魏子敏得此本,完好无缺,惜伯子不及见矣。”

第四,矩庵对北宋官刻大字本、小字本的规矩颇为熟悉,对我们今天研究北宋校正医书局及国子监所刻医书格式颇有价值。矩庵题记云:“北宋人官刻经注皆大字,单疏皆小字,所以别尊卑也。治平官本《伤寒论》乃大字经也,《千金方》《外台秘要》皆小字疏也。林亿诸人深于医矣!南宋以后,乌足知此?

矩庵又记。”

第五,矩庵在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承认他藏有北宋治平年间所刻大字本《伤寒论》,在我国藏书史上具有极为巨大学术价值。矩庵题记云:“《伤寒论》世无善本,余所藏治平官刻大字影写本而外,惟此赵清常本耳。”观其行文,非矫饰取宠大言,亦非刻意修饰之虚语,乃自然流露于笔端,不经意而言说,故益加可信。此文写于1908年,距今不足百年,或存于今。我们期盼着它的再现。

6.2.4 武昌医馆翻刻杨守敬伪造本考证 民国元年(1912年)十二月柯继文于武昌医馆刊印影宋本《伤寒论》,据说该本比赵开美本还要古老,历史还要悠久,但是在学术界却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藏书号为4007~4008,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亦藏有此书。研究《伤寒论》版本学者应浏览之。

该书格式是:封二为“伤寒论 柯继文题”七字。封三为“民国元年十二月 武昌医馆印毕”十三字。无序言,无底本来源说明,无刊刻缘起等必须具备的文献资料,令人不解。每页十行,行十九字,与赵本同。其后为元佑国子监牒文、伤寒卒病论集,无《医林列传》。为考证此本与赵开美本之关系,笔者与赵本作了较详细对比。如下:

(一)目录比较:

(1)辨脉法、平脉法:赵本占一行,医馆本占两行;

(2)伤寒例、辨痞湿喝脉证,赵本占一行,医馆本占两行;

(二)书口比较:

(1)赵本书口上端有“仲景全书”此四字,医馆本无,刻以墨条;

(2)赵本白鱼尾下刻以卷次,医馆本在黑条下为黑书口,其下刻以“论某”,“某”指卷次。

(3)赵本书口底部刻以页次,医馆本刻以页次,

作者简介:钱超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医古籍文献及中医药文化研究。

页次下为墨条书口。

(三)卷一首页比较:

(1)赵本卷一首页第一行为“伤寒论卷第一仲景全书第一”12字,医馆本无“仲景全书第一”六字;

(2)赵本第三行为“宋林亿校正”五字,医馆本无;

(3)赵本第四行为“明赵开美校刻”六字,医馆本无;

(4)赵本第五行为“沈琳全校”四字,医馆本无。赵本的第三行、第四行、第五行武昌医馆本皆无,这种情形与杨守敬所谓“影抄北宋本伤寒论”全同,明显地反映出武昌医馆本是以杨守敬伪造本为底本翻刻的。当是杨守敬将剪贴推移本出卖给或赠送给武昌医馆刊刻流布。

(5)赵本卷一首页第十行倒数最末一句话是“阳病见阴脉者死”七字,武昌医馆本对应之页第十行倒数最末一句为“大便反鞭(音硬,下同)”,与杨守敬伪造本全同。

(四)文字词句比较:

(1)武昌医馆本增字:①赵本《辨脉法第一》“故知当尿脓也(《玉函》作溺)”,武昌医馆本于“玉”字上增“尿”字。②赵本《辨脉法第一》“嚏而出之声嗝(乙骨切)”,武昌医馆本在“切”字下增“嗝”字。

(2)字型比较:①赵本“热”字下面的四点皆刻为“火”字,全书皆然,武昌医馆本“热”字下皆为四点。②赵本《辨脉》“故欲裸身”之“裸”左半边作“示”旁,武昌医馆本改为“衣”旁,是。虽然改正了赵本误字,但已失赵本真面。③赵本《辨脉》“盛夏欲着複衣”之“複”的左半边作“示”,武昌医馆本“衣”旁,是。虽然改正了赵本误字,但已失赵本真面。④赵本《辨脉》“鼻中燥者必衄也”之“衄”,右半边作“刃”,武昌医馆本作“丑”,是。

(3)句子不同:《平脉》赵本“肾为脾所胜”,武昌医馆本作“肾谓所胜脾”。

上面所有这些不同,根源有二:①武昌医馆本以杨守敬伪造本为底本翻刻,将杨守敬伪造本卷一首页的作伪痕迹全部改掉。②守敬出使日本寻到赵开美本,请日本书手摹写,故台湾国家图书馆关于此本的题记与《留真谱》皆云“日本抄本”,杨氏回国后加以剪贴推移造假。由于抄写者是日本书手,所以书法、字型与赵本有异。

结论是:武昌医馆本是柯继文依照杨守敬提供的伪造本翻刻的,这正是武昌本不说明底本来源、翻刻缘起的原因,因可推想,柯继文在主持刊刻此本时肯定已经发现此本是伪造之本,所以既不想圆谎,又

不想承担造假的责任,因此在书前与书后不着任何文字,一任后人考证。

6.2.5 恽铁樵据崛川济本影刻《伤寒论》考证 恽铁樵(1875~1935),江苏武进人,著有《群经见智录》、《脉学发微》、《生理新语》等书,刊刻过《仲景全书·伤寒论》。恽氏所刻《仲景全书》极易与赵开美本《仲景全书·伤寒论》初刻板相混,需加辨正。

赵开美本刊行后,日本曾加翻刻,如1668(日本宽文8年)《宋版伤寒论》、1799(日本宽政9年)《校正宋版伤寒论》、1827(日本文政10年)《宋版伤寒论》、1844(日本弘化元年)《新校宋版伤寒论》、1856(日本安政3年)《翻刻宋版伤寒论》等,其中以安政三年本最佳。该书以藏于日本枫山秘府的赵开美《仲景全书·伤寒论》初刻板为底本而翻刻之,笔者已逐字对比两书异同,安政三年本逼近赵本原貌。每半页十行,行十九字,字体、笔锋与赵本几乎无异。两书每卷页数各为起止,起止数亦同。小有不同者唯书口。赵开美初刻本书口上端刻“仲景全书”四字,其下为鱼尾,黑白鱼尾交错出现;安政三年本书口较宽,无“仲景全书”四字,将鱼尾号全部改刻为黑鱼尾,附有日文返点符号,以日本丹波元坚序代赵开美序,其余皆同。1923年恽铁樵以日本安政三年本为底本翻刻之。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封面题“影印伤寒论赵开美刻本”。书函写有如下鉴定文字:“民国十二年(1923)恽氏影印明赵氏刊本,一函六册。藏书号:院326~331号。”框高16cm,半页宽11cm。无前言,无底本来源说明,无刊刻缘起。封底有如下文字:

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初版,定价每部大洋六元。印刷兼发行人:恽铁樵。发行所:上海云南路新会乐里铁樵寓所。寄售处:上海文明书局各省中华书局。承印处:上海商务印书馆。

经与安政三年本详细对比考察,确证恽铁樵本源自安政三年本,唯将安政本返点削去而已。举例如下:

(1)安政本《平脉法》“若见损脉来至为难治(肾谓所胜脾,脾胜不应时)”,恽铁樵本同。按,小注“肾谓所胜脾”五字,北京国家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皆作“肾为脾所胜”。

(2)安政本卷五242条“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一作■)”,恽本同,“作”字下亦为两个墨钉。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本“作”字下两个墨钉皆作“拂郁”。

(3)安政本卷七385条“恶寒脉微(一作■)而复

利”,小注“作”下为一个墨钉,恽本同。北京国家图书馆、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本墨钉皆作“缓”字。

证据尚多,不备举。

结论是明显的:恽铁樵本是以日本安政三年崛川济本为底本削去返点符号而翻刻者。此本在我国影响非常巨大,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此后国内不少《伤寒论》研究著作所称底本为赵开美本者,实据恽铁樵本也。此非后人有意说谎,实为赵开美《翻刻宋本伤寒论》极其罕见,又为恽铁樵氏巨大声望所欺耳。

恽铁樵本源于日本安政三年崛川济本,近60年前著名中医文献学家叶橘泉老先生早已先我言之。叶老先生在《康平本伤寒论序》中云:

赵刻至今又三四百年,其书已稀如星凤,除东国枫山秘府藏有一部外,国内唯吾友范行准先生有其书,至民国初年,恽铁樵氏影印《伤寒论》,号称明赵开美本,实则原本为日本安政间崛川济氏据秘府藏本所覆刻者,恽氏固未见赵刻原书耳。

6.2.6 重庆市中医学会《新辑宋本伤寒论》底本考察 1955年重庆市中医学会编辑一本《新编宋本伤寒论》,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起自太阳上“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止于“辨阴阳易差后劳复”之“损谷则愈”条。正文前有《内容说明》,相当“前言”。关于底本作如下说明:

目前《伤寒论》的通行本有两种:一是金成无己的注本,即《注解伤寒论》,一是宋镌治平(1065)本,即高保衡等的原刻本,前者以明嘉靖间汪济川的刊本为善,后者原刻已不可得,现在仅存有明赵开美的覆刻本。总之,宋金时代的原刻《伤寒论》已不易见,所能看到的都是明刻本。两者相较,成氏注解本已渗进了许多己见,又经展转翻刻,出入尤多;高校本虽是赵氏覆刻,而赵氏是依照原书复制的,可能逼真于治平面目,因此我们决定把它采用了。

此书标以“新辑”二字,其义在《内容说明》中有所交代:

《辨脉》《平脉》两篇,词句既多不类“太阳”诸篇文字,义理亦概为凿空臆说。“痙湿☆YE”篇,已被搜入《金匱》,“不可发汗”以下诸篇,绝大多数条文,都是“太阳”等篇的复出(太阳以下各篇,篇首均列若干条法,仍为正文的重复出),所以注家从方中行以后,都割弃不读了。兹仍录其自“太阳病脉证”至“阴阳易差”十篇,辑成本书册,供学习之用。

前言虽声明以赵开美本为底本,但未明言底本来源。北京中医药大学著名教授任应秋先生当时在重庆中医学会工作,曾参与新编工作。1983年笔者

参与卫生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持的重点中医古籍整理校注工作。《宋本伤寒论校注》任务由北京中医药大学承担,伤寒教研室主任、著名伤寒学家刘渡舟教授任主编,笔者任副主编,编写组成员有郝万山、裴永清、孙志洁、毛雨泽教授,王玉林、徐苓两位教授任资料工作。为访求好的校注底本,刘渡舟教授让我到任应秋教授家里请教,时间是1983年4月。我向任老请教道:“任老,我们现在正在校注《伤寒论》,您有何指示?”任老答:“用重庆中医学会编辑的《新辑宋本伤寒论》校注就可以了。”问:“赵开美本《伤寒论》现在哪里?赵本原书样式怎样?”任老沉默良久,未加回答。当时任老正患肺癌,不便久谈,我就告退了。现在参加《新辑宋本伤寒论》的专家有的已经谢世,有的仍然健在,我希望参加此书编写的如今仍然健在的老一辈专家从关爱《伤寒论》版本流传史的角度谈一谈当时以赵开美本进行新辑时的真实情形。此事从学术史的角度观察,可以说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说“不大”,是因为不存在“正误”问题;说“不小”,是因为关系到当时赵开美宋本《伤寒论》是否在重庆流传,今天此书存于何处等大问题。《新辑宋本伤寒论》发行后,在推动中医事业发展方面起到巨大作用,如1955年6月第1版第3次印刷数目高达33000册,一时洛阳纸贵。直至近代仍然有些学者以此书为底本进行校注。如1982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宋本伤寒论校注》的《编写说明》说“本书以《新辑宋本伤寒论》为蓝本”进行校注。因此探寻《新辑宋本伤寒论》所用底本的实际情形是很重要的-件事;如果以恽铁樵本为底本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笔者从追寻赵开美宋本《伤寒论》下落的目的出发,对《新辑宋本伤寒论》所用底本问题进行了比较仔细的考察。发现《新辑宋本伤寒论》有多处与赵开美本不同,而与恽铁樵本相一致。下面举几个突出的证据:(1)12条桂枝汤服法《新辑》本“不可令如水流離”句中作繁体“離”字,与崛川济本、恽铁樵本同,而赵开美本作“漓”。(2)141条白散方服法《新辑》本“更于白中杵之”,与恽铁樵本同,赵开美宋本“杵”字作“治”。(3)385条“恶寒脉微(一作■)”,《新辑》本“作”下作墨丁,与恽铁樵本同,赵开美本作“缓”。

《新辑》本删卷七“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含)至卷十“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并治”,与恽铁樵本相同之处如何已不可考。但仅就上述几例已足以说明《新辑宋本伤寒论》所据底本断然不是赵开美翻刻宋本《伤寒论》,而是源于恽铁樵本。(待续)

(收稿日期:2003-11-10)